

生命·真理·技术^{*}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三体”张力美学

王正中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三体”美学运动,即生命、真理和技术之间的三体运动。生命、真理和技术赋予刘慈欣科幻小说以独特的美学魅力;生命赋予其小说以群体命运的宏大之美、内在生命本性的复杂和外在生命活动规律的深度之美;真理赋予其小说以现实与想象的复合之美、现象与本质的层次之美和人文与科学的交融之美;技术又赋予其小说想象的奇特之美、情节的起伏之美和意义的多元之美。但生命、真理与技术之间并不是疏离绝缘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多频共振的关系。真理与技术、技术与生命、生命与真理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形塑着刘慈欣科幻世界的美学张力。

关键词:刘慈欣;科幻小说;张力结构;科技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25)09-0056-07

在刘慈欣代表性的科幻文学作品《三体》中,除三体星球运动之外,还蕴藏另一种“三体”运动,它普遍存在于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之中,即生命、真理和技术之间的“三体”美学运动。在《三体 I:地球往事》中,三体人为了入侵地球,首先需要阻止地球技术的发展,于是向地球发射两个智子,破坏人类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以阻止人类“窥见物质深处的秘密”^{[1]289}。这既是生命(地球人)通过技术(高能粒子加速器)发现真理(物质深处的秘密),也是生命(三体人)通过技术(两个智子)阻止发现真理(物质深处的秘密)。这里不仅展示了生命通过技术实现自身的目的,而且还表现了技术与真理发现之间的张力关系。技术既可用于真理的发现,也可用于阻碍真理的发现。实际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生命、真理和技术之间的“三体”运动。生命、真理和技术赋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以独特的美学价值。然而,生命、真理和技术却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彼此作用,形成“三体”运动,形塑着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美学张力。

一、生命:人类、动物、外星生命

生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核心要素。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生命既指人类,也指某种动物,如《白垩纪往事》中的恐龙和蚂蚁,还指外星生命,如《三体》中的三体人、《山》中的机械生命等,甚至是人造生命,如《天使时代》中的基因改造的飞人、《魔鬼积木》中的马人、蛇人、狮人等。这些生命体都具有一些共同性因素,如身体、欲望及智慧等。身体是生命体的共同特征,只是这些生命体的身体形态和功能各有不同,如三体人没有交流器官,大脑发出电磁波直接显示思维,所思即所说;《山》中,外星生命的“肌肉和骨骼由金属构成,大脑是超高集成度的芯片,电流和磁场就是……血液”^{[2]346}。这些生命还普遍存在着欲望,其中

* 收稿日期:2025-01-22

作者简介:王正中,博士,从事科幻文艺、叙事学研究。

生存是所有生命体的第一欲望,不论是人类,还是恐龙、蚂蚁,抑或三体人、机械生命、人造生命,无不在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奔波操劳。他们基于生存还产生其他欲望,如对宇宙真相的探索等。智慧同样是这些生命体的共同特征,这些生命体都可以运用符号进行交流和思考。

刘慈欣将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纯科幻阶段、人与自然的阶段和社会试验的阶段。其中,在纯科幻阶段,刘慈欣表示“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3]31-33},只在后两个阶段才关注到人与社会,这一阶段代表性的作品有《朝闻道》《微观尽头》《宇宙坍缩》《梦之海》《诗云》等。刘慈欣在纯科幻阶段的小说确实主要表现的是对科学和技术的想象,但即使是这样的小说仍然离不开生命,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生命本性,如《朝闻道》中,各行业的专家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以换取聆听真理,表现人类探索未知的天性;《诗云》中,高等文明拥有伟大的技术,但无法创作出超越人类的诗歌,技术无法对抗人类艺术,表现出人类感性生活的丰满。而在后两个阶段,刘慈欣则自觉在其小说中突出表现人与社会的因素。可见,生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重要组成要素,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其一,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生命叙事,是一种在个体生命叙事之外的群体生命叙事,这种群体生命叙事赋予其小说以一种宏大、壮阔之美。个体生命叙事是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叙事模式,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亦不乏其例,如《三体》中的叶文洁、《球状闪电》中的刘博士、《山》中的冯帆、《地火》中的刘欣等。然而,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个体生命叙事却只是为了给群体生命叙事做铺垫。这是由于刘慈欣科幻小说侧重宏大叙事,将生命放在整个宇宙演化之中,并叙述其整体历程,因而其叙述对象多为群体性生命。这种群体生命叙事,既有某类生命的群体叙事,如《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以及《微纪元》中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描绘,也有多重生命形态的群体叙事,如《三体》中人类、三体人及更高维度宇宙文明的共存与冲突,《吞食者》与《诗云》中人类与恐龙文明的交锋,《赡养人类》与《赡养上帝》中外星文明、人类以及“上帝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群体生命叙事以一类或多类生命群体为叙述对象,展现生命群体的时间历程,如《三体》叙述了人类群体从对抗三体文明入侵到最终整个太阳系被高等文明毁灭的过程;《白垩纪往事》叙述了从恐龙与蚂蚁共生到文明毁灭的过程,《山》叙述了机械生命从诞生到后来探索宇宙本源的过程。正是这种对群体命运的宏大叙述,赋予了其小说一种极其宏大、壮阔的美感。

其二,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将鲜活生命置放在冷酷的真理与技术之中,促使生命做出关键性抉择以凸显生命的内在本性,从而揭示生命本性的矛盾和复杂。刘慈欣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单纯的生命本性。如《朝闻道》中人类对真理的追求,《球状闪电》中林云对武器制造的执着,《山》中冯帆对攀登的热爱,《超新星纪元》中孩子们爱玩的天性。但这些单纯的生命本性,又在真理与技术的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一面。如《朝闻道》中,人类为了获知真理,却用自身生命去献祭;《球状闪电》中,林云为了将球状闪电改造成武器,不惜违抗军令,不顾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山》中,冯帆为了攀登更多的山而放弃了四位队友的生命;《超新星纪元》中,孩子们为了“玩”竟然动用了核武器。此外,刘慈欣在其小说中还通过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反应来揭示生命本性的复杂。《三体》中,在面对三体文明时,人类出现了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等地球叛军派别。在面对拥有先进科技的三体文明时,这些不同派别实际上折射出生命在绝境中的不同本能:降临派出于对人类自身的绝望和仇恨,希望三体文明消灭地球文明;拯救派希望通过三体人的到来拯救三体文明和人类文明;幸存派则希望通过现在为三体文明服务来换取三体文明在将来可以饶恕自己的子孙。由此可见,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深入挖掘了生命本性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并展现出其内在的张力。

其三,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不仅探索宇宙的真理,同样还试图探索生命自身的真理^①。刘慈欣科幻

^① 生命的真理与生命的本性不同,生命的本性主要是生命的内在特性,而生命的真理则是生命的外在活动或发展所呈现出的规律。

小说的叙述对象主要是群体生命,故而其主要讲述某一群体生命的诞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或展现多个群体生命之间的共生或竞争关系。因此,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所揭示生命自身的真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命自身的活动或发展规律,一种是不同生命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前者如《微纪元》中,人类为了躲避太阳能量闪烁的灾难,通过基因工程,修改人类基因将身体缩小至10微米,进而生存下去,表现了科技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赡养人类》中,社会贫富差距发展到惊人的地步,折射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结构性规律。后者如《白垩纪往事》中,恐龙为蚂蚁提供食物,蚂蚁也为恐龙做一些如手术之类精细的事情,恐龙与蚂蚁之间互相依存共生;在《三体Ⅱ:黑暗森林》中,由罗辑所推演出的“黑暗森林法则”,即宇宙中不同文明之间因猜疑链与技术爆炸所形成的残酷竞争关系,揭示出生命在宏观尺度下的互动逻辑。对生命真理的探索,使刘慈欣的小说得以从纷繁杂乱的生命现象之中探究生命活动的运行规律,不仅让读者从小说中获得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度之美,而且还让读者在阅读中反省自身,从而引发读者对人类存在方式与文明走向的深层思考。

总体而言,生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核心要素,其同时也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呈现群体生命叙事的宏大、壮阔之美与揭示生命内在矛盾的复杂性以及外在生命活动所遵循的真理与规律所传达出的深刻、理性之美。

二、真理:科学、真相、规律

真理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另一个核心要素。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常被称为“硬核科幻”^{[4]71-76},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其科幻小说对真理的细致入微且合乎逻辑的虚构与想象,如三体运动理论、黑暗森林理论、四维空间理论、曲率驱动理论等。真理在刘慈欣的小说中,也称为科学、理论、原理、真相或规律等,如基础科学研究、宇宙起源理论、超导电池原理、世界的真相、宇宙规律等。可见,真理虽然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拥有多种名称,但指涉的主要是宇宙真相或事物背后的规律。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执着探索与严谨构建,赋予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以独特的美学质感。

首先,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对真理的描写,并不是全然虚构,而是基于现实中真实的现象或科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演与想象,使得小说中的真理呈现出一种既真实可信又巧妙新奇的美感。《朝闻道》中,宇宙排险员蒸发丁仪团队的高能粒子加速器的原因是,该实验将粒子加速到10的20次方电子伏特,这个能量接近宇宙大爆炸的能量,将会触发真空衰变,并以光速向宇宙扩散,蒸发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导致“一切归于毁灭”^{[5]296}。这里的真空衰变理论并不是刘慈欣凭空捏造的,而是物理学中已有理论。该理论是由物理学家西德尼·科尔曼(Sidney Coleman)和弗兰克·德卢西亚(Frank De Luccia)在1980年《物理评论》发表的论文《引力效应和真空衰变》中提出^{[6]3305}。这种将现实中的科学理论与虚构情节相结合的写法,使得小说想象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不但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而且还让读者体验到一种巧妙新奇的美感。实际上,类似处理方式遍布于刘慈欣的多篇小说之中,而以《三体》最为突出。如《三体》中的量子通信、四维空间、曲率驱动、黑域、宇宙重启等概念,无不是立足于现有科学理论或现象,通过严谨推演与大胆想象构建而成。

其次,刘慈欣在其小说中对真理的叙述,还赋予作品一种在现象与本质之间探寻的思辨之美。在刘慈欣的许多作品中,真理往往是被悬置的真相、有待发现的规律,而现象与本质之间的断裂与距离,恰恰为叙事提供了探索与发现的美学张力,具体表现为情节上“从现象深入本质”的推进过程。《球状闪电》中,陈博士在童年时亲眼看见自己父母被球状闪电击中,烧成了灰烬,球状闪电因此影响了他的一生。长大后的陈博士学习了物理学,希望探究球状闪电的真相,最终和军方合作,并在物理学家丁仪的帮助下,

解开了球状闪电之谜。在小说中,球状闪电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俗称“滚地雷”,而球状闪电的原理在物理学上至今仍未破解,小说通过想象虚构了一个被形容为“最有趣最浪漫”^{[7]123}的球状闪电原理。或者说,在小说中解开了我们现实生活中仍未解决的球状闪电的秘密。从球状闪电的现象到最终球状闪电原理的揭示,这一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可见,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知距离,推动着故事层层递进,赋予小说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层次美感。这一结构同样贯穿于《三体》系列:真理在其中体现为对宇宙真相的追寻——从第一部中叶文洁通过红岸基地与三体文明建立联系,到第三部中程心最终见证宇宙重启,整部作品正是以从宇宙现象到宇宙本质的探求之路作为情节骨架,构建出宏伟的叙事框架。

最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真理是小说中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核心,这赋予了小说一种人文与科学的交融之美。通常传统文学艺术作品多聚焦于具体、个别的人类行为与情感世界,较少涉足自然科学理论范畴。而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则在展现个体生命经验的同时,系统融入科学理论与概念。这些科学概念并不是孤立于情节与人物之外,而是深度嵌入叙事结构,成为人物动机与情节逻辑的内在支撑。若脱离这些科学设定,人物的行为与故事的发展将失去其合理性与意义。如在小说《山》中,外星机械生命探索宇宙奥秘,实现了从密实宇宙论到太空宇宙论的认知飞跃。这种宇宙奥秘并不是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相分离,而是构成了人物行为活动的动力。在刘慈欣的笔下,人物行为与科学理论实现了有机融合。这种以人为本关怀与科学思维的深度结合,赋予其作品一种独特的“交融之美”。这种特质在《三体》中尤为显著:如关一帆向程心揭示的宇宙真相,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宏大性,更直接关乎他们的生存抉择与命运走向。外在的科学理论由此与具体的人物行动紧密交织,呈现出一种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叙事风貌。

三、技术:设备、项目、工程

技术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科学是真理,是宇宙的真相或某种现象的本质规律,而技术则是智慧生命为实现自己目的,利用物质材料,按照科学规律而设计制造的某种工具或设备。刘慈欣在其小说中,设计了多种技术,如冬眠装置、基因编辑技术、思想钢印、地球大炮、球状闪电武器、光速飞船等。这些技术实际上都是真理与生命意图的结合体,其中真理是其前提条件,而生命的意图是其最终目的。任何技术都不可能脱离真理,或违背科学规律。如基因编辑技术必然要以人类基因组测序的科学理论为其前提条件,离开这种理论,基因编辑则必然无法实现。但技术又不是纯粹的科学理论,满足生命的需要、实现生命的目的是技术的最终归宿。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对现象的有目的的编程(programming)”^{[8]54}。技术是因满足生命的需要而存在,离开了目的也就不存在技术,如《三体》中的冬眠技术,其存在价值是为了让个人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不变,进而活到未来。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技术有时也称为设备、装置、项目或工程,如电脑设备、定位装置、地火项目、掩体工程、南极庭院工程、创世工程等。这些设备、装置、项目或工程均是以真理为基础,服务于生命的意志与目标。技术同样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首先,刘慈欣在其科幻小说中构建了种类繁多的技术设定,这些技术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其丰富的创造性赋予作品一种新奇独特的想象之美。科幻小说中的技术想象并非凭空臆造,而总是基于特定条件展开合理推演。我们说技术是真理与生命的结合体,真理的发现为其提供理论前提,生命的需求则构成其根本目的。新的科学真理与新的生命需求,共同催生新技术的诞生。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基于新的真理和新的生命需求想象出多种多样的技术。基于新的真理制造出的新的技术设备,如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球状闪电武器、超弦计算机的模拟镜像等;基于新的生命需求制造出的掩体工程、地

火工程、冬眠装置、传感眼镜等。这些琳琅满目的新技术,确实满足了人类的某种生命需求,但又是现实生活中所未见的,故而让读者体验到一种新奇的想象之美。

其次,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技术,主要聚焦在其制造与使用过程,这种技术的制造和使用赋予其小说一种情节的起伏变化之美。在小说中,技术的制造与使用共同推动着情节发展。技术的制造既依赖于对科学真理的运用,也源于生命的需求。但是,真理本身并不能直接满足生命需要,而必须通过技术这一中介实现转化。这类转化过程往往充满坎坷与意外,但正是这些曲折构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情节张力的重要来源。以《地火》为例,气化煤技术建立在炭燃烧时与水结合生成“百分之五十的氢气和百分之三十的一氧化碳”^{[5]50}的化学原理之上。然而理论并不等同于技术。小说的核心情节恰恰围绕理论向技术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来展开:刘欣博士在主持气化煤试验时发生意外,引燃整个煤层,大火持续一年未灭,最终导致其自杀。这场事故延续十八年才被扑灭,而气化煤技术直到四十年后全球石油枯竭之际才得以真正应用。真理向技术转化过程中的挫折与意外,构成了这篇小说情节起伏的主线。同样,技术的使用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使用者的意图差异时常导致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充满变数。在《魔鬼积木》中,桑比亚科学家奥拉博士因黑人身份长期遭受歧视,因而提出“物种共产主义”思想,主张人与一切生命平等。为实现这种理念,她将人类基因与其他物种混合在一起,创造了新物种。与此同时,美国军官菲利克斯为制造“超级战士”,与奥拉合作启动“创世工程”,同样利用基因混合技术创造出马人、蛇人、狮人等生物。但由于二人创造意图的根本冲突,最终引发人类与人造生物之间的战争,菲利克斯战死。整部小说的情节正是由技术使用者之间的理念冲突所构建。可见,技术制造与使用过程中的意外与矛盾,为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戏剧性与起伏变化之美。

最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所呈现的技术在满足生命需要的同时,常常偏离生命需要甚至走向其反面,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进而引发伦理问题。技术因满足生命需求而产生,但生命需求本身却未必是正义的,而技术的使用也常常会发生偏离,甚至异化为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既塑造了满足非正义需要的技术,如《魔鬼积木》中奥拉和菲利克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制造“超级战士”型人造人;《三体》中为了抵制三体人的入侵,雷迪亚兹设计的水星工程,拟将三体人和人类一起毁灭等。同时,小说中也描绘了众多偏离初衷或走向反面的技术案例,如《天使时代》中为解决粮食危机而改造人类消化系统,使人可以食草,却也模糊了“人”的本质边界;《镜子》中借助超弦计算机构建的模拟镜像虽根除了腐败,却导致文明失去动力,最终走向灭绝;《白垩纪往事》中恐龙为威慑对手研制的暗物质武器,最终反噬自身,导致整个种族消亡。这些技术如同一柄双刃剑,在满足某类生命需求的同时,却以牺牲生命的其他需求为代价。由此引发的伦理困境,促使读者反思技术潜在的异化风险与道德边界,进而赋予小说以意义的复杂性与多元之美。

四、“三体”美学:生命、真理、技术

尽管生命、真理与技术中每一因素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美学价值,但这三者在其小说中却并不是孤立绝缘、各行其是的,而是相互作用、多频共振的。生命、真理与技术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独特的“三体”张力美学。

真理与技术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构成一种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真理的发现推动着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发展水平又决定着真理探索的边界。一方面,真理的发现是技术实现突破的前提。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人类因云天明的寓言故事发现了曲率理论,进而制造出曲率发动机,推动人类航天技术的飞跃。在《三体 I:地球往事》中,刘慈欣借三体文明中科学执政官之口,解释了科学和技

术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而基础科学的基础又在于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如果这个领域没有进展,科学技术整体上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1]289}可以说,真理的发现是技术突破的先决条件,离开了真理的发现,技术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另一方面,真理的发现也依赖于技术手段的支撑。三体文明通过智子破坏人类的高能粒子加速器,成功阻止人类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使得人类近四个半世纪无法取得根本性的科学突破。而人类面对三体人的智子封锁,只能在原有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但这种技术改进实际上“都不可能越过智子划定的那条线”^{[1]305}。无法获知物质深处的秘密,人类的技术只能做改进性发展,而不可能有质的飞跃。正因如此,三体人的一个探测器“水滴”,就毁灭了人类的整个太空舰队。可见,在刘慈欣的小说叙事中,技术与真理之间形成一种循环作用的结构:既可借技术推进真理认知,以新真理带动技术革新;也可通过技术封锁限制真理探索,从而抑制整体技术进步。这种既协同又制衡的张力,构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中一条重要的叙事逻辑与美学支点。

技术与生命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构成一种满足与偏差的关系。技术存在的目的在于满足生命的需要,但由于生命需要的复杂性,导致技术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偏差,甚至走向反面。以《白垩纪往事》为例,霸王龙与暴龙为威慑对手而互相研制暗物质武器,研制成功后,虽达成震慑目的,却也因蚂蚁在不知情下的断线操作意外触发武器,最终导致整个恐龙文明的覆灭。与之相似,《天使时代》中基因编辑技术虽解决了桑比亚的粮食危机,使人可以食草为生,但动摇了“人”的本质定义,造成人类身份与存在的异化。就起源来说,技术的诞生始终源于某一具体生命需求。暗物质武器的制造本为震慑外敌、保障自身安全,就这一点而言它确实实现了预设目标。然而,其毁灭性力量远超控制范围,在消灭对手的同时也威胁己方存续,这与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是相悖的。这种偏差既源于技术本身的多重可能性,也来自生命需求的内部冲突。就技术来说,同一技术可服务于不同乃至对立的目的,如《球状闪电》中的球状闪电武器在歼灭恐怖分子时,也误杀数十名小学生;《朝闻道》中的粒子加速器虽能揭示宇宙真理,却也可能触发真空衰变而毁灭全体文明。就生命需求来说,个体与群体、短期与长期、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常常存在根本分歧。《三体》中三体人发射智子锁死地球科技,虽满足其文明存续的战略目标,却扼杀了人类对科学真理的探索权利。这种生命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技术在满足某一需求时,忽视或损害其他需求。正是这种偏差,不仅引发深刻的伦理困境,也促使读者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从而在生命与技术之间构筑起持久的叙事张力与思想空间。

生命与真理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呈现出一种“顺应与漠视”的深刻关系。生命作为宇宙规律演化的产物,无论是《山》中的机械生命还是《吞食者》中的恐龙文明,其实都是诞生于自然法则之下,生存于以真理为根本秩序的宇宙中。然而,在刘慈欣的小说中,真理往往凌驾于生命之上,并对生命存在表现出根本性的漠视。在《朝闻道》中,人类各领域的专家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对真理的一瞥,暗示真理的价值远超个体乃至群体的生命。在《超新星纪元》中,一颗近地超新星的爆发致使绝大多数成年人因辐射而死亡,仅余13岁以下儿童幸存,展现出生命在宇宙规律面前的脆弱与渺小。真理对生命的漠视,迫使生命只有通过顺应真理才能获得存续的可能。这种顺应首先要求生命要认识真理,其次是要改变自身以适应真理。在《微纪元》中,人类预见到太阳能量闪烁的灾难,通过基因技术将自身缩小至十微米,从而在毁灭性环境中延续文明。在《三体Ⅲ:死神永生》中,歌者文明使用二向箔对太阳系实施降维打击,而这一过程不可逆转,最终将蔓延至整个宇宙。面对这样的终极规律,即便是发动攻击的文明自身,也只能通过将自身二维化来适应宇宙的变迁,以求在新时代中延续。由此可见,真理对生命的漠视与生命对真理的被迫顺应,共同构成了刘慈欣科幻小说中别具一格的叙事张力与哲学底色。

事实上,生命、真理与技术之间的两两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三体”运动体系。这三者彼此交织,互为依存,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在真理与技术的关系中,真理的探索依赖于生命的认知主体,

而技术的发明则始终以服务生命为目的;在技术与生命的互动中,技术以真理为理论基础,而生命又始终生存于由真理所支配的宇宙秩序之中;在生命与真理的联系中,生命需要技术作为实现自身需求的工具,而真理的推进也同样依赖于技术手段的支撑。在任意两者的作用中,第三个要素始终在场,并发挥着关键性的联结与制约作用:若失去生命,真理将失去认知主体而晦暗不明,技术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若脱离真理,技术将停滞不前,生命也将陷入盲目与无知;若缺乏技术,生命将在宇宙中步步维艰,真理的探索也将难以推进。总之,生命、技术与真理不仅各自赋予刘慈欣科幻小说独特的美学价值,三者之间持续而复杂的“三体”运动,更共同形塑了其科幻世界中深刻而动态的张力美学。

参考文献:

- [1] 刘慈欣.三体 I:地球往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2] 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 [3] 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J].南方文坛,2010(6).
- [4] 韩颖琦,刘延霞.论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叙事艺术[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2).
- [5] 刘慈欣.带上她的眼睛: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 I[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 [6] SIDNEY C, FRANK D L..Gravitational effects on and of vacuum decay[J]. Physical Review D,1980(21).
- [7] 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 [8]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Life, Truth and Technology: The Aesthetics of Ternary Tension in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WANG Zheng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A prevalent ternary aesthetic movement in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is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life, truth, and technology. Life, truth, and technology imbue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with distinct aesthetic appeal. Life imparts the grand beauty of collective destiny and the profound beauty of the complex inner nature of life and the laws governing its external activities. Truth endows his novels with a layered beauty that combines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he hierarchical beauty of phenomena and essence, and the integrated beauty of humanity and science. Technology brings a striking beauty in imagination, the beauty of undulating plots, and a multi-dimensional beauty of meanings. However, life, truth, and technology are not isolated; instead, they interact and resonate across multiple frequenci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ruth, technology, and life shape the aesthetic tension in Liu Cixin's science fiction universe.

Key words: Liu Cixin; science fiction; tension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aesthetics

[责任编辑 陈义报]